

"十三五"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

语言学热点问题研究丛书 沈家煊 主编

从“单复句”到“流水句”

许立群 著



学林出版社
www.xuelinpress.com

从“单复句”到“流水句”

许立群 著

学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从“单复句”到“流水句”/许立群著. —上海:

学林出版社, 2018.3

(语言学热点问题研究丛书)

ISBN 978-7-5486-1332-9

I. ①从… II. ①许… III. ①汉语—句法—研究

IV. ①H146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88382 号

责任编辑 汤丹磊

封面设计 严克勤

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

本研究受华侨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项目资助

(项目编号: 17SKBS105)

语言学热点问题研究丛书

从“单复句”到“流水句”

作者 许立群

出 版 学林出版社

(200235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)

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)

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×1092 1/32

印 张 6.75

字 数 11 万

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486-1332-9/H·100

定 价 32.00 元

总 序

沈家煊

这一套丛书的缘起，是出于这样的考虑：长期以来，在语言学领域，我们不断学习和借鉴来自国外（主要是西方）的理论和方法，有成效，在某些方面成效还很显著，但是总的来说，还是觉得运用在汉语上不免捉襟见肘、圆凿方枘，至少勉强不自然。启功先生曾有一个比方，说小孩套圈游戏，小圈圈只能套小老鼠，印欧语“葛郎玛”（grammar）是小圈圈，套不了汉语这只大熊猫。这种感觉突出反映在一些有争议的热点问题上。有的曾经是热点，如词类问题、单句复句问题，冷寂了一段时间，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，还时时冒出来困扰着我们；有的是国外出了新的理论，用来处理汉语而形成新的争论点，比如句法成分的移位问题，音步和韵律的问题。之所以成为新的争论热点，显然也是因为新搬用的理论用起来不顺畅、不协调的地方很多。有的问题，例如主语和宾语的问题，曾经是热点，后来问题基本解决，取得共识，而

新的问题又出来了，如主语和话题继而成为一个不断争论的问题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主宾语的问题得以基本解决、取得共识，这是摆脱印欧语那种主宾语观念的结果。

国外的理论在不断的翻新，出来一个我们跟进一个，有时候人家已经翻新了，声明放弃原来的理论框架，我们还在吭哧吭哧按照人家那个老框架在思考和行事，有不知所措的感觉。许多人觉得这样下去总不是个事儿，想要改变现状。但也有不少人以重视和彰显语言的“共性”为理由，想维持现状，其实他们所说的“共性”是以人家提出的那一套理论为参照的，却忽略或者无视汉语的个性。共性寓于个性之中，没有语言的个性哪来语言的共性呢？近年来，国际语言学界逐渐形成一个认识，要弄清人类语言的本质，先要充分了解语言的多样性。我的同道朋友朱晓农君说，universals（共性）应该音义兼顾翻译成“有你我式”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，不是只有你没有我，对此我十分赞同。据我所知，国外很多学者也不希望我们只是跟着他们走，而是想听到基于本土语言事实提出的新见解，发出的新声音，使他们也能从中得到启发。

一百多年西学东渐，语言学领域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息，另一方面，摆脱印欧语传统观念的束缚的努力也一直没有停息。我们的前辈早已为我们指

明了方向，要进一步摆脱印欧语传统观念的束缚。正如朱德熙先生生前所言，很大一部分的争论问题是由于受这种观念的影响，先入为主，以致看不清汉语语法的本来面目引起的，要是我们能摆脱这种干扰，用朴素的眼光看汉语，有许多争论本来是不会发生的。还说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，今天可能还在不知不觉中受传统观念的摆布，那就要等后人来纠正了。朱先生给我们留下的学术遗产中，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，汉语的动词做主宾语的时候没有印欧语的那种“名词化”，这是摆脱干扰的一次实践，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。吕叔湘先生跟朱德熙先生的想法一致，在晚年向我们发出语法研究要“大破特破”的号召，要把“词”“动词”“形容词”“主语”“宾语”等名称暂时抛弃，要敢于触动一些原先不敢动他一动的条条框框。

吕先生和朱先生虽然是针对语法研究而言，为我们指出的方向却是适用于整个汉语的研究。汉语的语法是“大语法”，语言的组织运行之法，包括语音、语义和用法在内，过去按“小语法”来理解汉语的语法，这本身就是受印欧语传统观念的影响。

策划这套丛书的出发点就是响应“摆脱干扰、大破特破”的呼吁。近年来这方面的努力比较显著，有了一些新的进展，有必要做个小结，理清思路，明确方向，

继续前进。这套丛书因此也可以叫“破立丛书”，每一册就某个具体的热点问题，先对以往的研究加以梳理和评析，指出破除传统观念、摆脱干扰的必要性，然后摆出新的观点并加以论证，目的是让读者明了问题的来龙去脉、症结所在，活泼思想，减少执着。这个设想有幸得到学林出版社的支持，使得想法得以实现。虽说“破字当头，立在其中”，但要真正立起来，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，还有艰苦的工作要做，目前书中摆出的新观点、新思想还大有充实完善的必要，甚至有修正取代的可能。

策划这套书还有一个出发点是写法，虽然讨论的是复杂的学术问题，但还是要写得浅显一点，通俗一点，尽量少用难懂的名称术语，篇幅简短一些，一个问题一个小册子，不让一般读者觉得深奥繁复，不得要领，望而生畏。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，目前的面目还大有改进的余地。

我们希望这套丛书不仅对专门从事语言研究的人，不管是老将还是刚入门的新手，对广大的语言教师，包括外语和母语的教学，都有一定的启发和帮助，而且希望那些对语言问题感兴趣的朋友，那些在语言工程、信息处理、语言心理、语言哲学、社会语言学等领域的人士也能从中获得一些知识，得到一些启示。

2017年12月12日

目 录

1 理论与事实	1
2 单复句学说的源流	4
2.1 马建忠《马氏文通》(1898)	5
2.2 严复《英文汉诂》(1904)	12
2.3 刘复《中国文法通论》(1920)	16
2.4 黎锦熙《新著国语文法》(1924)	22
2.5 何容《中国文法论》(1942)	29
2.6 吕叔湘《中国文法要略》(1942);王力 《中国现代语法》(1943)、《中国语法 理论》(1944)	35
2.7 单复句问题大讨论(1957)	42
2.8 各大汉语教材(1950年以来)	47
2.9 赵元任《汉语口语语法》(1968)	53
2.10 吕叔湘《汉语语法分析问题》(1979)	60
2.11 朱德熙《语法讲义》(1982a)、《语法 答问》(1985)	67

从“单复句”到“流水句”

2.12	邢福义《汉语复句研究》(2001)	75
2.13	孙良明“单复句不分说”与“新小句说” (1982~2012)	83
3	单复句学说的困境	91
3.1	标准问题	91
3.2	效果问题	95
3.3	弥补方法问题	99
3.4	句子观问题	102
4	从跨语言的角度看单复句问题	109
4.1	句子和小句	109
4.2	并列和主从	112
4.3	三分格局	124
4.4	等级序列	132
5	流水句研究现状	141
5.1	流水句的界定	141
5.2	流水句的特征	145
5.3	流水句的成因	171
6	结语	179
	参考文献	185

1 理论与事实

汉语语法研究应避免只重事实不讲理论的偏向，但是重视理论不等于套用印欧化的理论方法，这种套用往往是让事实迁就既定的理论。在汉语界传统的单复句研究中，理论上的句子与事实上的句子之间存在巨大差异，这主要是套用印欧语单复句的理论造成的，对此有必要放下理论，检验事实。

不论是文言文还是白话文，普通话还是方言，汉语中可断可连的流水句可谓“俯拾皆是”（胡明扬、劲松 1989），但在吕叔湘（1979）之前，学界对流水句现象可以说是视而不见、习焉不察，理所当然地拿着印欧语的句法框架，试图寻找并定义汉语中似是而非的小句、句子、单句、复句、并列复句、主从复句、句群等。尽管静心想想其效果并不尽如人意，却逐渐形成了汉语单复句理论体系。

吕叔湘、朱德熙《语法修辞讲话》（1952：5）讲得非常实在：“句子的定义虽然很难下，句子是怎么个东

从“单复句”到“流水句”

西却不难从具体的例子来认识。对于我们中国人，这个认识是非常需要的，因为在我们的语言里，句子这个概念一向很模糊，我们写文章的时候也往往就在这个上面出毛病。我们平常说的‘句’，意思很笼统。我们说，‘你过来，我跟你说句话，’结果这句话可能说上五分钟，这里的‘句’比语法里的句子大得多。可是我们又说‘学而时习之，不亦悦乎？’是两句书，‘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’是两句诗，这里的‘句’又比语法里的句子小得多。表现在我们的文章里，好些句子的结构还不完全，可是作者已经圈断了；或是，更常见，一口气写下百儿八十个字，明明可以分成几个句子，可是作者一直都只用逗号（，）隔开。”

“语法里的句子”，在《讲话》中提到“一般语法书”对此有较为清晰的定义：“具备主语和谓语这两个部分的是句子。”（1952：4）这种来自印欧语语法框架的句子观显然无法概括中国人“平常说的‘句’”，在“具体的例子”中，可以看到中国人对“句子这个概念一向很模糊”。这种模糊的句子不是表明中国人思想不清，而是表明汉语的句子实在不是印欧语的那种句子。就句子的“结构观”而言，汉语事实上的句子不一定具有主谓结构，不一定以谓语为中心，甚至不一定具有“合法”结构——长篇大论的句子是比主谓句大得多的

“篇章句”，诗文圈断的句子又是比主谓句小得多的“词组句”，甚至是结构不全的“字组句”“单字句”。就句子的“范畴观”而言，汉语事实上的句子不像理论上的句子一样边界明确、类别清晰、层级有序，甚至不一定可切分——一个句子在哪里圈断往往莫衷一是，主谓中断和一逗到底都是常见现象，小句和句子、单句和复句、并列复句和主从复句、一个句子和多个句子都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。

科学研究讲究清晰精确，这当然是对的，但是套用印欧语的句子理论来描写分析汉语，结果却是不清晰、不精确的。在摆脱印欧语理论的束缚之后，如何对汉语的“流水句”做比较清晰精确的描写分析是我们面临的任务。

中国近现代的白话文运动，引入西式标点，汉语的表达正在更多地采用西式单复句的表达方式，变化的方向是从“流水句”到“单复句”。只要做得不过分，是有积极意义的。但是在“借鉴外来的时候还要不忘本来”（沈家煊 2017b），在研究的方向上，应该从“单复句”转向“流水句”，也只有实现这个转向，对汉语流水句有了深刻的认识后，借鉴外来的表达方式才会更有成效。

2 单复句学说的源流

汉语单复句学说借源于印欧语特别是英语语法体系，并在西体中用的改造过程中不断反思、不断流变。^①在这一研究历史中顺流而下的思路是继承为主，修补为辅，可谓“改良”；逆流而上的思路则是质疑为首，探索为要，可谓“改革”。这两种思路的差异尤其体现在对印欧化句子理论两大基本观（结构观和范畴观）的态度上。前者以马建忠（1898）始为开创，严复（1904）系统引进，黎锦熙（1924）全面示范，后经过吕叔湘（1942）和王力（1943，1944）斟酌推进，终被各大汉语语法教材发展巩固，最近以邢福义（2001）最有改造性和代表性；后者也于马建忠（1898）初显端倪，刘复（1920）超前向导，何容（1942）集中反思，吕叔湘（1942）和王力（1943，1944）局部建树，后经

① 具体的源流历史不少学者都有过综述，其中尤以谢奇勇（1998，1999，2000）、孙良明（2012）考察全面、梳理精细。

1957年《中国语文》大加讨论，而至赵元任（1968）、吕叔湘（1979）、朱德熙（1982a, 1985）等取得了实质突破，最近以孙良明（1982~2012）的改革思想最具有总结性和彻底性。以下着重论述单复句学说发展过程中这些值得重视的论著，一方面反思印欧语语法理论源远流根深的影响，一方面体察汉语学界学人可圈可点的探索。

2.1 马建忠《马氏文通》（1898）

我国汉语语法第一本系统著作《马氏文通》虽有例言“此书在泰西名为葛郎玛”“此书系仿葛郎玛而作”，但在句子问题上却没有直接套用印欧语的单复句体系，而是试图改造小学传统的句读之学，并将“句读论”置于统摄性地位：“是书本旨，专论句读，而句读集字所成者也。惟字在句读也必有所，而字字相配必从其类，类别而后进论夫句读焉。”（1898：10）然而这一尝试很难算是成功，“中西合璧”的改造结果是：“在《文通》全书中，句读论也许是矛盾最多、最不容易弄明白的部分了。”（吕叔湘、王海棣 1986）这实际也意味着中西句子的结构观和范畴观本质上是冲突的。

“句读”一章开篇就说：“凡有起词、语词而辞意已全者曰句，未全者曰读。”（1898：385）这一界定强调

两点。

第一，强调主谓标准^①。这无疑是印欧语的句子结构观，汉语传统的句读是不论结构只论声气的，只要有所停驻，一言或数言都可叫作句读。黄侃（2000：128）指出句读源于绝止标记“、”：“《说文》：、，有所绝止，、而识之也。施于声音，则语有所稽，宜谓之、；施于篇籍，则文有所介，宜谓之、。一言之驻，可以谓之、；数言连贯，其辞已究，亦可以谓之、。假借为读，所谓句读之读也，凡一言之停驻者用之。或作句投，或作句豆，或变作句度，其始皆但作、耳。”这种停顿语调式的句读观与主谓结构式的句读观难以兼容，汉语多的是主谓不全或主谓难分之“言”。对此《文通》大致有三种补救方法。

“省略”说：提出了七种起词可省的情况，如对话可省、命戒可省、蒙上可省、文势可省、本无起词、其他回指等。这些省略论实际意味着起词和语词可以跨越篇章，语义松散，这使得在真实文本中分析句读常常极为复杂又极为含糊，马氏自己也常常贴出前后矛盾或左右皆可的句读标签，例如：“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，

① 马氏所谓的起词、语词大致对应现在所说的主语、谓语，有少数例外。

至此为读，而为起词折中于夫子，句，以上之句，亦可作读观，皆以言“至圣”之由可谓至圣矣。句止”（1898：32）

“增设”说：“凡句读之中，字面少长而辞气应少住者曰‘顿’。‘顿’者，所以便于诵读，于句读之义无涉也。然起词、止词、转词，与凡一切加词，其长短之变，微顿将安归焉？故立彖五论顿。”（1898：404）这是补救句读论不足的无奈之举，马氏声明“顿”与“句读”是不同层面，“但在具体使用该术语时却又常常和‘读’相提并论，似乎‘顿’便是非主谓结构的词组了，这种形式上的吻合，客观上使‘顿’的术语发生了混乱”（邵敬敏 2006：59）。例如：“今闲之于草书，顿有旭之心哉？句不得其心而逐其迹，状读未见其能旭也。句”（1898：429）

“转化”说：汉语的主谓结构与名动词类并不对应，特别是动词性成分可以直接做主宾语，对此《文通》处理为“假借”，例如：“受与报不宜在门下诸从事后。”（1898：34）其中“受”“报”是假借动字为通名。此外还有“一句一读之内有二三动字连书者，其首先者乃记起词之行，名字曰坐动；其后动字所以承坐动之行者，谓之散动。散动云者，以其非直承自起词也。”（1898：208）例如“昔者先王以为东盟主”中“以”为坐动（1898：208），“为”为散动；“陈力就列”中“陈”为

坐动，“就”为散动（1898：209）。“假借动字”“散动”分别是模仿印欧语中动词的名词化、不定式而设的概念，而汉语中名与动、定式与不定式之间并无转化标记，这也引发了后来关于汉语词类问题的讨论。

第二，强调句读之别，辞意已全是句，辞意未全是读。这也是受到印欧语小句和句子对立二分范畴观的影响，汉语传统的句读观基本上是以合为主，以分为次。虽然不止一位学者指出《文通》的句读论有传统来源：“凡经书成文语绝处，谓之句；语未绝而点分之，以便诵咏，谓之读。”^①但在汉语训诂传统中，句读二分既非源头，也非主流，只是南宋之后极少数人的主张。“这些零星的句读区分论述，影响力很弱，后来文人学者研究句读没有采用这些观点，甚至都没有引述过，印书和标点也未见付诸实践。”（孙坤 2015）黄侃（2000：129）也很明确指出：“或谓句读二者之分，凡语意已完为句，语意未完语气可停者为读，此说无征于古。”“故知读亦句之异名，连言句读者，乃复语而非有异义也。……《文通》有句读之分，取便学者耳，非古义已然。”

实际上，《文通》以“辞意”标准区分句读，既没

① 出自元人黄公绍《古今韵会举要》，另一说出自唐人湛然《法华文句记》应为谬误，参见孙坤（2015）。